

千年前的“唐朝国礼”现身瑞安

■记者 张信远 叶佩伦

近日，省级蓝夹缬技艺传承人、瑞安采成蓝夹缬博物馆馆长王河生，成功复刻出一件彩色夹缬作品——《绀地树花双鸟鸳鸯图》，这也是他目前复制出的尺寸最大的彩色夹缬作品。这件作品的原作在唐朝时期被作为国礼赠予日本，目前收藏在日本正仓院。耗时五年，王河生让这件珍贵的“唐朝国礼”，得以重新展现在世人的眼前。

彩色夹缬技艺有新突破 唐朝国礼得以重现

日前，在马屿镇净水村省道旁的瑞安采成蓝夹缬博物馆内，王河生与多名工作人员娴熟地拆卸出固定好的铁箍，小心翼翼地揭起夹板，取出刚刚染制好的彩色夹缬布料，挂于高处晾干。王河生说，这幅长1.52米的作品是《绀地树花双鸟鸳鸯图》的仿制品，其真品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被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日本。

王河生说：“这幅作品是五彩夹缬，是我们目前发现彩色夹缬里面是规格最大的一幅，图案内容丰富，颇具立体感。”该作品复制工艺流程复杂、难度极高，这也是8年来他成功复刻最为满意的一件彩色夹缬作品。

作为省级蓝夹缬技艺传承人，王河生对夹缬历史熟烂于胸。他告诉记者，夹缬始于秦汉，盛于隋唐，明清时期因官方禁止而逐渐失传绝迹。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印染工艺之一，通俗地讲，夹缬就是两块刻有花纹且互相吻合的花板，夹住织物进行染色。染液无法渗透花纹突出部分，却能通过凹进部分进行染色。相对于单色蓝夹缬工艺，彩色夹缬不仅工艺流程多了，要求也更加严格。

在现场，王河生随手拿起一块雕版解释说：“单就雕版来说，彩色夹缬要求高很多，比如雕版材料的选择、雕花的技艺，还有水路设计、调色注色等，每一道工序都要非常重要。”

为了成功复刻这幅《绀地树花双鸟鸳鸯图》，他前后花了5年时间，共计失败了14次，第15次终于成功。而每一次尝试，即使最细微的差错，也要全部推倒，重新思考，调整设计思路，然后从头再来。他苦笑着说：“有一年印象最深刻，过年前后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推掉所有应酬和亲友往来，把自己关在家里做这件作品，但最终还是因为一道小小的工序上的疏漏，导致失败。”彩色夹缬有40多道工序，每一次失败，究竟问题出在哪个流程上，得重新一步步反思推敲。凭着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王河生才能在多彩夹缬技艺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成功让这件高难度的“唐朝国礼”，重登历史舞台。



王河生向记者展示彩色夹缬新作《绀地树花双鸟鸳鸯图》

从蓝夹缬到彩色夹缬 制作技艺愈发精湛

早在2015年，王河生就成功复刻出首件名为《对马》的三色夹缬作品，之后又复刻出四色夹缬。他说，跟蓝夹缬作品相比，彩色夹缬制作不仅难度要高得多，而且颜色种类越多，尺寸越大，工艺就越复杂，制作难度也越高。这件五色夹缬作品，难度就是以往四色夹缬作品的好几倍。

在采成蓝夹缬博物馆里，陈列着上百件各式各样的夹缬作品，几幅色彩艳丽的夹缬夹杂其中，显得特别抢眼。“这是我们代表作之一的八寨图，也叫唐寨，这幅图我们也是做了十五次才成功。2015年下半年成功的，2018年时该作品获得中国义乌文博会金奖。”对每一幅作品，王河生都如数家珍，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显得颇为自豪。

王河生还表示，虽然这些作品以前都

得过奖，但跟现在的彩色夹缬技艺相比，就显得有些粗糙了。他指着《对马》作品的一处细节解释说：“比如说以前的翅膀，都是比较粗犷的，边缘最小有3毫米，而现在能精细到1毫米。技术创新了，作品看起来就更细腻，更有现代感和设计感。”

古老的技艺还吸引了年轻的学子，来自温州理工学院毕业生的一次毕业考察，就选在了采成蓝夹缬博物馆。精美的蓝夹缬作品，丰富的艺术成分和历史韵味，让学生们驻足揣摩学习借鉴，流连忘返。工作人员对制作技艺的讲解，更是让他们听得如痴如醉。温州理工学院的指导老师刘苏靓说：“蓝夹缬是我们传统的非遗技法，而多彩夹缬其实已经失传了，而近些年能成功复刻出来，让毕业班的学生过来体验一下，很有意义。”

